

地生活叢刊

兩個俘虜



天虛著

海雜誌公司刊行

戰地生活叢刊

第二種

兩個俘虜

天虛著

戰地生活叢刊

兩個俘虜

本書著作權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廿日學初版

發行額：七千冊

著 作 人 天 虛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廣州漢民北路二二三九號

梧州大中路 長沙東長街

支店：宜昌二馬路 武昌蔡院坡

重慶舊珠市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街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戰地生活
叢刊之二
兩個俘虜

目次：

(一) 和總部匯合了！.....	一
(二) 總部帶來的寶貝.....	二
(三) 我想起了嚴重的問題.....	三
(四) 敵人的政治資本.....	四
(五) 死不繳鎗.....	六
(六) 血又教訓了我們.....	八
(七) 「我明白了！」.....	九
(八) 訊問的場面.....	一二
(九) ××四郎.....	一三

(一〇)「迫于法令」.....	一五
(一一)「民衆是相信報紙的」.....	一六
(一二)他們的理論.....	一八
(一三)「滿洲國與日本無關」.....	二〇
(一四)「要殺便殺吧!」.....	二一
(一五)「戰爭對我們沒有好處」.....	二三
(一六)「這樣相處當然是很好的」.....	二四
(一七)「還有理由麼?」.....	二五
(一八)「敵朋友」.....	二七
(一九)「在我們隊伍裡」.....	二八
(二〇)「當兵」.....	二九
(二一)「他們是派來的嗎?」.....	三三

(二二) 快活的人羣·····	三六
(二三) 一段插話·····	三九
(二四) 蛻變中·····	四一
(二五) 「難道我們的青春就這樣完了麼？」·····	四二
(二六) 「民衆歡迎你們」·····	四七
(二七) 「朱，就是朱德嗎？」·····	五一
(二八) 「良心話」·····	五四
(二九) 我這樣期待着他們·····	六〇

一 和總部滙合了

從延安出發以後，我們這個擔負着戰地文化政治工作的抗敵別動支隊——「西北戰地服務團」就一直是單獨地行動着。我們踏過了一千多里的路途，由黃河西面渡過了黃河，到太原；又南下至榆次，太谷……越過高山，穿過深阱，經過了一個個的村落和縣城。

這些地方，有些是先後被敵人尾追着我們佔領了。我們有時在敵人的前方，有時在側翼，有時到後方。

這當中，我們受到過潰兵的騷擾，也曾經讓敵人的偵察騎兵追到只距離了二十來里。

伴着很少的武器，拖着笨重的食糧和行李，隊伍中還有三分之一的女同志。但是，一直地，我們是單獨行動着：走我們的路，做我們的工作。

在和順縣屬的驛城鎮，我們這個支隊歡躍了，像海洋裡探險的孤舟發現了大陸；更恰切些說，像別開慈母得很久了的小孩，從新投入那溫暖的懷抱。

當聽着總司令部也將要到來這兒時，每個同志都把它當作一件最重要的消息，彼此的傳告着，熱歡的空氣，霎時間把我們整團人包圍了。

這歡忻還不僅僅是滙合，總司令部的到此，除帶給我們了這情感上的歡悅之外，同時也帶給我們來了許多預料中的珍貴的抗戰材料。如我們曾經看見過的許多指戰員們，光榮地穿着的我們繳獲來的日本大正年間製下的黃呢大衣；還有金錶，自來水筆，煙盒，以及別的許多日用精巧玩意；還有漾着島國美人眼波的相片，心血淋漓的纏綿的情書。

然而，這些仍舊還是一般的，在我們都並不那麼出奇地去注意它！

二 總部帶來的寶貝

使我們感到最大的興趣，惹動大家更深的好奇心的，却是聽說總部還帶來了幾個

日本俘虜。

「老天，日本人是怎麼個樣子的？」有些由邊遠的田地間出來的同志，他們沒有看見過日本人，他們熱烈地跑來圍着我問。看那樣子，是恨不能馬上去一瞻豐彩爲快的。

「還不是有鼻子耳朵的一個人！」我真覺得找不着適宜的字眼來說明，讓我這同志馬上像見到了日本人那樣，只好這樣玩笑着搭訕開了。

「像我們中國人一樣，只不過說話不同。」另一個同志這麼補充一句。

那同志對於他的這解釋，比我那籠統的答覆還令他不滿意，投給對方一瞥輕蔑的眼色，悵快地走開了，好像說：你懂？

三 我想起了嚴重的問題

我心裡縈轉着一些問題和心事，我想去看一看俘虜。

這次抗戰過程裡所發生的一些新問題中，俘虜成了最嚴重的一個。日本的民衆，日本的士兵們，在經久的愛國教育的政治欺騙，和武士道個人英雄主義的麻醉下，他們的腦裡，灌滿了「天皇」，灌滿了「大和魂」等毒汁。對外作起戰來，犧牲的精神和那種頑強，實在是使人佩服的。但近些年，由於世界的進步，進步思想的浪潮，也同時沖激到了「大和魂」的「王道」，這些欺騙的面目，便一天天地逐漸被暴露着。

這次和中國作戰，這種新的表現是用了他們國內反戰的熱烈姿態最明顯地給人們看到了。

四 敵人的政治資本

我們覺得和敵人作戰，俘虜問題的注意，在戰略上也有着相當的意義。但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毫不介意，從前有些抗敵的部隊，在偏狹的理解上，曾用報復和洩憤的感情，對失去了抵抗力和戰鬥力的敵人，任意地虐殺過。這些事實，却剛巧中了敵人的奸計，利

用去添加敵人的政治武器，讓他們誇張起來，作了鼓動士氣的好材料。他們把燒焦了的，沒有腦袋和沒有耳朵、鼻子的屍體，放置在廣場裡，然後召集了許多士兵和民衆們來看，（當然，這不一定是我們的作品，但敵人確有人受到和看見我們流行過這樣的作風的，所以，一傳開來，他們仍舊相信。）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軍閥們，貓哭老鼠假慈悲地落下淚了，對着這些把感情沉在激動中的人們說：

「同胞們，瞧吧，這就是未開化的，野蠻的中國人的暴行。我們愈是這樣，愈是受他們的慘待，愈應該堅定我們的決心和提高我們的勇氣，消滅他們！在文明的現在社會裡，絕不容留這樣不開化的民族存在，有辱我們東方文明！我們要爲世界除害，爭我們大和民族的榮光！我們要去殺那些野蠻的支那人，振我們大和民族的正義，宣揚我們天皇的王道，振我日輝旗的威風，這是男兒最光榮的事情，死了更是無比光榮的！我們千切不要做出那辱沒我們大和民族的光輝的行爲，——我們至死不能向敵人投降，向「匪徒」繳械！而且，我們如果繳了械，被野蠻的支那匪徒殺了頭，我們死了不要緊，我們做了無頭鬼，我

們的靈魂再也找不到路，再也不能渡過汪洋大海，再也回不到我們日輝照耀下皇皇的光榮的大日本來！而且，看啊，這是多麼慘，多麼難忍的苦刑喇！當我們遭受到被野蠻的支那「匪徒」俘虜了去，以後的境遇……我們寧願光榮的戰死沙場，不要屈辱地活着去做俘虜！最危急的時候，我們可以自殺，萬不能讓那些野蠻人把我們活捉了去受慘刑！……」

泣聲和吼聲會把廣場震動了！每個人的血液裡，在這激動的感情中，會深深地把這意識滲透進去。他們永生也不忘記，而在戰鬥的時候，在被圍困到繳械的時候，這意念會更強烈地燃燒起來。

五 死不繳鎗

在平型關戰鬥的時候，我們把敵人的兩個聯隊，一齊打得退在一條深谷裡，根據過去的作戰經驗，此時的敵人，應該是毫無抗拒的全體繳械了！但這些生着同我們差不多

樣臉孔的人們，却像他們說着的那吱吱喳喳我們聽不懂的話樣的，別具着一副心肝，他們像中了瘋魔似的，瞪大了紅眼，怒氣沖天地握緊了他們的槍，瞅着機會射殺我們。卽是放到最後一粒子彈，當我們迫近時，還把刺刀上起來迎着我們衝；有的看着逃不過手，真是自己把自己刺死了。這樣，直逼着我們不得不送下一頓手榴彈，把他們三千多人，一個不留的打完在夾道中。

在這次廣陽戰鬥，敵人讓我們打潰了，我們佔領敵陣地時，一個負了重傷被遺下的士兵藏到一輛鋼甲車底下，被我們發現了，見他帶了重傷，便找了個衛生員來準備給他上藥纏紮帶。我們的衛生員走近去叫他說：老鄉，我來給你上點藥。當無他是聽不懂的，但他可以由衛生員的態度和舉動間了解並非是惡意的。當衛生員走近他待要拉他時，我們的衛生員陡然躺到了，受了傷的敵人的刀尖，深深地刺入他的脅窩。還有一個，已經被我們追得逃到一灘泥濘裡，那泥濘陷進了他的半截身子，再也動彈不得。我們整連的人緊緊的圍困住他，我們想把他救上來，我們決心捉一個活的日本人。我們想了種種方法，

苦於不能說話，示意給他，叫他只要丟掉了槍，我們可以救他上來。我們走進去拉他，他的槍便提了起來，兇狠狠地把那閃光的刺尖，向着我們去接近他的同志。

我們沒有方法使他回轉心意，我們沒有更多的理由還讓他活着和我們爭抗，只好一排槍去，就請他安然地永遠睡在那泥沼中了。

像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失掉了戰鬥力時，是可以活着的，而且，我們也正留着寬大的給他們活着的餘地。

「死不繳槍」這句話，是我們每個抗敵的，或與敵人交鋒過的指戰員們，用不勝感嘆的調子在隨便說着的。

六 血又教訓了我們

敵人的死不繳槍，使我們在包圍了他們之後要進行瓦解時，感受了很大的困難和阻礙，使無辜的敵軍弟兄們，遭受了冤枉的悲慘犧牲。

——我們要注意俘虜問題，要建立起俘虜工作！

在艱苦的抗戰過程裡，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經驗和教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在太原，我們和閻百川先生談話時，也曾提到了這問題，我們希望他能實行優待俘虜。他很同意我們的這種說法，而且他早已經下令實行着了。但在談話的表示中，閻先生的同意，還似乎只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和嚴守國際公法之點上，對於我們的認為優待俘虜的更大意義，是在於加強他們舊意識思想的淘汰崩潰，從而減少我們瓦解敵軍的困難這點上，認為影響是並不大的。

我對於俘虜的有興趣，這也是一個原因。我希望有機會去採訪調查一下，關於我們隊伍中的俘虜，究竟又是怎樣的順便也可做點宣傳工作。

七——我明白了！

「××，總部要我們派一個記者聽那兩個俘虜說話，你懂點日語，我們一塊去吧！」

在我私心的希望中，丁玲却把這好差使吩咐到我頭上來了。

「好的，就去吧！」

「×同志，去看了來給我們報告呀！」熱心的同志們，深以不能同去爲憾。

隨了來叫我們的人到總部去，路中，我們問他這幾個俘虜是怎樣擄來的？他說：「自從平型關得了那些經驗後，我們加緊注意起敵軍工作來。我們部隊裡，每個指戰員都要

學會三句日本話：

「一、我們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軍閥！

「二、你們是我們親愛的兄弟！

「三、繳槍不死。

「這四個俘虜是在這次廣陽戰鬥中俘擄來的。還有兩個受了傷，在醫院裡，這兩個就叫他們跟着我們。在擄他們的時候，也是經過了很多困難的：其中一個，把他追打到一間小屋裡去了，弟兄們要他繳槍，在屋外用不純熟的日語叫他繳槍不殺，叫了半天，聲音

雖然非常懇摯，他總不肯放下，也許是爲了口音不清的關係，許久，才似乎聽懂似的，在一聲『我明白了！』的笨重中國話中，把他的上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槍由窗縫裡伸出來。在先我們還怕他作假，慢慢的才試着提了，開了門，把他放出來。

「可是，他的頑強性，由於懂了我們不殺他的意思而僅僅只克服放下武器。問他話，他假睡着不言語；老百姓去看他們，他們揮動拳腳來亂打亂揍。這又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在我們生活中慢慢的受了感化，才更進步了些。

「他們見我們不殺他們，見我們待他們好，我們的老百姓當他們來打時，只是一哄的散了，並不敢抵抗他們——雖然他們是俘虜，此時應該是弱者——他們似乎發覺中國人並不如他們所聽說的那樣沒有人性吧？有時高起興來，也同我們講幾句話，我們要問他，也很耐煩的答上幾句，而且開始用那塊實在也並不太難看的臉色來對待人了。」

當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便是進步到這種程度的時候。